

兩儀與三才

謝扶雅

知命後三十年間家庭生活

故友和詩五十學易

我的一個故友，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博士於民國三十年自北平（時已為敵後）遙寄戰時桂林和我五十自壽八律詩的最後兩句：

「相期學易思無過，鸞鳳聲高有賞音！」

（原唱是「閱盡滄桑絃五十，磬聲彈與舊知音」。紫宸這兩句和作是引用了論語中孔子的自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經原是我輩自幼在家塾中背誦四書五經中的一部儒家經典，但孔子尚須到五十歲「知天命」之年，才感到有研習它的必要。紫宸那時五十四歲，比我大四年，他上述兩句和詩的意思是：「我們都已達了孔子學易之年，讓我們都着意多做一些修省工夫吧！」但我直到了現今九秩，於退休山居的悠悠歲月，才真開始研究我輩背誦過的易經。本文的題目「兩儀」，是引自易繫辭傳中「太極生兩儀」的一句；「三才」則出自易說卦傳中「兼三才而兩之」。「兩儀」是指八卦中基本的「乾」「坤」兩卦，亦即是所謂：「一陰

一陽之謂道」（繫傳上傳第五章）。「三才」是象徵着「天」「地」「人」。全部易經的根源，原只是一（陽）一（陰）兩個符號；必須添上又一符號，才能產生八卦（八個不同的卦象）。由是每一個卦象，具有三條符號，象徵天、地、人三才。所說的「兼三才而兩之」，便是指周文王當年曾把八卦「相重」了一下，於是演出了八八六十四卦。

我也是一個「玄學鬼」

我於民國卅五年在南京拜訪自北平來的胡適之（北大校長）於鷄鳴寺中央研究院，請他為我夫婦兩人所作的詩合集題「兩儀集」三個字，作為書簽。適之笑說：「何必那麼『玄學』兮兮地，什麼『兩儀』，不如運作明白清楚的『謝扶雅尹振雄詩集』好了。」白話體文學革命先鋒的「我的朋友胡適之」，難怪討厭那個「太極生兩儀」的道學臭味。不過我和荆室作的都是舊詩，不是白話新體。而況文藝原與契約文字不同，無須顯明淺白；尤其是像李義山體的詩，大都晦澀玄妙，既不必訴諸邏輯，亦不求一目了然。我是專攻宗教

哲學和形上學的。暗用周易中「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陰陽兩儀，來作我們兩夫婦合成詩集的書題，是蠻有意思的。回憶民國十三年張君勱和胡適之等「人生觀的論戰」中，丁文江嚴重地指斥張君勱為自歐洲中古跳來中國活動的玄學鬼。不錯，君勱是深嗜中國宋明理學的當代儒者。宋初周濂溪是著名的太極圖說作者，程伊川是「易傳」新解釋家。朱晦翁更是中國中世紀一位集大成的理學大師。浸淫宗教哲學數十年的我，自然要和勱老唱同調齊聲主張「人生觀」問題是不能單用科學方法解決的。

續錦瑟絃種藍田玉

我於孔子學易之年，「續」了「錦瑟無端五十絃」（李義山句）的「絃」，第二年在「藍田日暖玉生煙」（亦義山句）的藍田國立師範學院「震一索而得男」（易說卦傳第十章）。由是，我們父、母、子三人相守相依，度過二十九年的「三才」家庭生活；直至一九七一年，小兒在英倫成家，另立門庭，我們兩老再回「復」至「兩儀」的天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易復卦

象辭)。而這個「復」字還含有基督教「復和」(Reconciliation)的教義。當我和內人同至英倫巴泗(Bath)參加小兒婚禮時，在那舉行婚禮的教堂中，瞥見牆壁上懸有一紀念銅牌，鐫刻着該堂教友安德獲(Underwood)牧師夫婦於一九〇〇年拳亂中在山西殉難字樣。於是伴郎郝約翰(John Hull)在婚宴中發言，強調這一中英秦晉聯姻，乃是表證神人「復和」，洗淨了拳亂殉教之血！由於新娘的家人也是這個教會的教友，我們兩親家夫婦盤桓數日而別，感系彌殷！

現請再回到小兒於民國卅二年出世的情形。當時日本「皇軍」大舉進侵湖北，藍田風聲鶴唳，準備隨時疏散。國師校醫切勸我們及早南赴邵陽，免得分娩迫，產婦疏散途中不妥。我們遂在邵陽的普仁醫院於十二月一日舉一麟兒。但在產褥期間，即抱此新嬰數逃警報近郊荒墓草石之間，啼聲與機槍卜卜聲相雜，彈火紅光與襪襪紫錦掩映於昏夜中，我旋即移帳至廣東戰時省會曲江之東吳大學(自上海遷校至此)，但不及半年，曲江又告緊急疏散，不得不匆匆返至桂林，計畫再赴陪都(我於長沙大火後，曾一度到過重慶)，然而那時西行的逃難羣已如潮擁，火車公路車票皆買不到，只好買舟南下桂平，當然這條船也是給一官家定妥，搬運大批傢私而南行的，我們三人只在後艙踞踞於一席之地罷了。由是，計自民國卅三年的六月迤邐至第二年八月十四日在廣西戰時省會百色，欣聞日本無條件投降爲止，這十四個月之中，我們幾乎都是背負了周歲前後的小兒，徒步走難(爲了鄉間伏子異常缺乏)。這個逃難的

三口小家庭，長途所受的狼狽恐慌，至少有四種。第一是有時日本的騎兵追到，我們只好落荒奔避；第二，窮鄉僻路上的土匪打劫，和峇山洞中猿人的歧視威脅，第三是風寒感冒的病魔襲來，第四是許多山徑河邊失足的恐懼。有不少時候總是越宿即行，或過三、四晚即不得不離去而趨程上路。在這樣一個患難艱苦家庭中生長的嬰孩，其纖柔的小腦膜裏應該刻印下無數莫可名狀的印象，影響到這塊「藍田種玉」的「玉汝於成」！

苦命小兒烽烟洗禮

在這個大時代大風浪中的一家大小三口，確有許多驚險的鏡頭，崎嶇曲折的故事，值得記錄出來。對日抗戰發動後，家產書物盡失，在大後方掙扎，赤手空拳的我們兩夫婦，舉了一子，再不可以有他的弟或妹。即使戰後復員，坐席未定而內戰復起，瞬即大陸淪赤。我們於復員後在南京工作置家，不到一年又半，而學潮和搶米風潮，紙幣狂瀉，首都秩序已亂，我們不得不在傷兵隊滿的車站，用盡辦法，買得赴滬的車票。到上海後，又不得不拿金條勉強購獲船員的艙舖而南至廣州。雖幸在親戚家小住，不半載只好因避共軍南下而奔至香江。這時，一個面積不過六十方里的小島，驟增人口由三十萬至二百萬，維持家計之困窘可知。我們這個苦命小兒，甫由幼稚園進至小學，在這一小殖民地畸形社會，罪惡叢出不窮。小學生間竟寓有轉遞運毒的禍事；而我妻所教的一間中學內，竟有某教員親共分子，誘惑年輕無知的學子，暗在某處夜間集會討論紅朝新政

(?)，祕密校中宣傳，使得內人心神惶恐無已。鑒於這些惡劣情境，我必須竭力圖謀移眷出至我曾留過學的北美洲。我知道在美國，中小學學生全不需學費，升入大學又很易贏得獎學金；同時我們夫婦如得工作機會，滿六十五歲即可領取聯邦政府的養老金。天佑其衷，恰巧南京金陵神學院的紐約基金會，設置漢譯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計劃，需一哲理神學專家的編譯員。經好友推荐，我即承邀以最優先移民配額於一九五八年清明節離去香港，由是這個「三才」家庭，定居於紐約鄰近的一個文化城市麥德遜(Madison)。

霓虹之配白首譯經

小兒由香港學制的初中二年跳到麥德遜高中一年，不兩月，即在秋季晉至高二。他於一九六〇年秋，因高中成績優異而升入長春藤學府之一的普林斯登大學，又得獎學金全免學膳宿費。四年畢業，保送至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學研究所，至一九六八年夏完成博士學位後，又得政府特別獎金派赴歐洲高能研究中心(在日內瓦)研究一年，滿期後，轉至英國伯明翰大學數學物理系任研究員。他便是在該大學結識了一個宗教教育科讀碩士學位的英國女生，兩情融洽而訂婚盟。男兒大而願其有室，原是爲父母者的常情。老人望早含飴弄孫，更爲祖母者一件心事。我們雖嘗爲這在美獨子安排種種佳偶的機會，在這個新時代自然再不作「父母之命」。少年老成的他，雖亦自己結識了不少女友，但須至他已達助理教授級職位的時期，始在英國上述伯明翰大學中看

了這位東方風味的女子「Jenny」，內人聞此喜訊，漢譯其名曰「展霓」。跟她自己的筆名「展虹」結成黃山谷詞句「浩氣展虹霓」！我走筆至此，適從報端聆悉大陸留日一學生——魯迅長孫周令飛，與台灣一留日女生張純華相戀愛，但成婚定居無自由，迫得聯名申請大陸和台灣雙方的政府予以批准！這就使我為之感慨萬千！我自英倫

喜見小兒成室後返美，已臻八秩耄年。原已退休而只在家優游結束譯經善後事宜的我，既樂於庭前桂子的成學成婚，又欣然自慰於在美廿年，均為中國學術文化服務。深知我中世紀翻譯佛經，曾效巨大貢獻於中土的哲學、文學、藝術、宗教，無可估量。漢譯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印行三十二巨冊，都一千數百萬言，其中出我手筆者約

九冊，包含西方古代至近代哲理神學作品五十餘種，計共四百萬字之譜。這部集成，以視佛藏，自然望塵莫及，但對中國基督教文化及中國學術發展前途，必有相當的影響力。我個人現下則從基督教觀點重再闡明周易，已撰著論文廿篇，近二十萬字，不日當彙集付梓，以就正於海內外明哲通儒。（壬戌中秋節自美維州）

中外文庫

同光風雲錄

之二十二

邵鏡人 教授 著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

本書記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共錄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劉永福、馮子材、唐景崧、端方、張之洞、翁同龢、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闈、詹天佑、王闈運、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文瑛、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定價壹佰貳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

中外文史

叢書

南京大屠殺

郭 岐 將軍 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日軍入城姦淫燒殺，善良同胞慘死者三十餘萬人，係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瘋狂大屠殺事件，前台灣省議員、國軍第四十六師師長郭岐將軍當年保衛南京未及撤出，親身目擊日軍滅絕人性之大屠殺，曾於抗戰勝利後，列席戰犯法庭作證，使南京大屠殺案主兇谷壽夫，罪證確鑿，判處死刑。中外雜誌特請郭岐將軍撰寫「南京大屠殺」長文，連載期間，轟動遐邇，傳誦廣遠，頃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並附劉方矩將軍撰「劊子手的下場」及珍貴圖照數十張，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訂價新台幣壹佰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